**传道书 1:8-11**

***传道者 (所罗门)*** ***宣称，从观察、理性或发明来决定我们人生的目的，这是徒劳的。他研究了在时间中事件是如何循环的，因此不足以完成他对意义的探索；没有任何情况是真正的新事物或真正的解决方法。***

时间对所罗门在第 2 节中的声明—凡事都是**虚空**或如蒸气般–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因为时间流逝的越多，重复的事情就越多。透过时间观察事件所引致的结论就是：**万事令人厌烦**，根本没有可观察的目的；无法根据观察和理性来决定其目的地。

这一点自然地延续着上一首诗—尝试明白整个的人生是令人疲惫的，增加练习时间也无济于事，它只会让事情变得更令人厌烦。所罗门已经问过，在观察和了解自然以及我们周遭的世界的背景下，人类能从工作中获取什么**益处**或好处呢。但是，此练习能与捕获和分析水蒸气、雾气相媲美。

所罗门的声明是全面的：他说**万事令人厌烦**。被译为**事**的这个词也可以意为“**言语**”，这是旧约中多数其它情况中的翻译。所罗门可能在说“所有的言语”**令人厌烦**，尝试解释人生和其意义的练习是一项没有结论令人疲乏的练习。

接下来的三行诗提供了三幅图画：不能**说尽**的言语，不能看了明白的**眼睛**，和不能听见的**耳朵**。每一项都有不足之处。言语（或**事情**）**令人厌烦**，人**不能**完全地说明。人类的解释是不足的，它们是不充足的。简单地说，基于我们的理性和观察，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和解释我们的目的。

**眼睛**无法满足于所**看见**的，它想要看到更多，但是再多也不够。在试图了解人类的意义和目的以及我们努力的**益处**时，观察并不会引致理解。同样，**耳朵**不会满足于所听见的，别人的解释也无法给出答案。这让所有的人类都桎梏在同一艘船上。

感官是无法被**满足**的，它们并没有被**充满**，因此要寻求更多的东西，甚至它们所听见的，它们也不明白。这三种感官都不足以让我们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找到答案，在试图了解、渴望更多的过程中疲惫不堪，却永远不够！

正如诗中的上半段经节所言 (传道书 1:3-7)，人类的努力是循环性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光之下**” 这一短语在传道书中出现了二十九次，所指的是整个地球的事件。无论你看到的是什么，都是某件曾经发生之事的重复。

人类并不是原始创造者，我们只是再组者。所罗门问了一个反问句，所要求的是负面回答，**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他声称，“**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所罗门若被问到现代科技是否是他主张的例外时，他可能会回答这些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人类发明事物以改善生活，但是这些新的发明却产生了自己的问题。所以，人类的处境在改善，但与此同时也变得更危险，也没有解决方法。核武器制造了令人惊奇的能源，使人类得以蓬勃发展，但也被用于制造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这是一个**日光之下**已经发生和将再发生的事，没有新事。发明带出改变，但结果却是一样。

那么，这事带来什么**益处**呢？没有可观的益处。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话题如此**令人厌烦**。即或你有大把的时间，看到的也只是大量的重播。无论你观察到何种模式，**在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对生命意义的解释并不会源自发明或人类的创造力。不仅所有的人类事件是循环性的，所发生的一切也已经被遗忘了。我们的劳苦将**不被纪念**。**以前的世代**早已被遗忘了，而且这样的周期将会再度重复，因为现今的事注定要遵循相同的路径(如同大自然一样；传道书 1:3-7)。**后来的世代**注定**不被纪念**。任何努力都不是原创，每一份努力都会失去被纪念的意义。这再一次呼应了引向所罗门提出基础性问题的现实：“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书 1:3）

在我们现代的世界中，即或使用了所有的录音技术，我们仍然致力于解决实际上是由数百万人的生活和决定所塑造的整个时代，并通过数次展示、少许事件、数分钟屈指可数几个人的生活关注来解释它们，余剩的那些都**被遗忘**了。我们大多数人很难一一复述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这浩瀚的历史流终将**被遗忘**。

当我们了解事件的详细信息时，我们很少对时间的报告方式感到满意。难怪历史学家会推动竞争性理论的发展，这一理论建立在证据不足的基础上，因为所发生的绝大多数事情都**不被纪念**。由于绝大多数发生的事情都**不被纪念**，在**日光之下**寻求被纪念是在试图抓住蒸气；那就是 hebel。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所罗门的告诫：时间充满了循环周期，因此，人类的努力终将没有终结性，对人类目的的结论或理解不会源自人类的努力。

肯定还有更多、更大的存在，在另一个维度中，高于和超越人类的经验。 使用观察和理性来决定目的是无法抓住的蒸气，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能够观察，却只能看到事情的表面。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或者如何从所观察到的获取**益处**。我们的理性只能抓住在这个世界上生命是一个谜的现实，没有任何事情是新的。世世代代的劳苦**不被纪念**，**日光之下** (也就是，通过人的经验) 人类所做的没有一样是永恒的。这是一个可被接纳的现实观点。

传道书 1:8-11**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9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10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 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11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